

● 新闻传播学

我国新闻学 10 年发展的哲学思考

罗以澄, 廖声武

(武汉大学 新闻与传播学院, 湖北 武汉 430072)

[作者简介] 罗以澄(1944-), 男, 福建福州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教授, 博士生导师, 主要从事新闻业务和媒介发展研究; 廖声武(1961-), 男, 湖北潜江人, 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系博士生, 湖北大学文学院新闻与传播系副教授, 主要从事新闻业务研究。

[摘要] 10年来, 随着社会的进步和新闻业的繁荣发展, 我国新闻学研究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研究的基点、研究的方法和研究的角度的变化, 新闻学研究正经历着全面的进步。新闻学的进一步发展应注意多研究实际问题, 注意运用科学的研究方法, 同时应注意克服研究中的浮躁习气。

[关键词] 新闻学研究; 10年发展; 哲学思考

[中图分类号] G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1-881X(2004)01-0086-05

1992年初邓小平“南方视察”讲话后, 中国的改革开放掀开了新的一页; 1993年, 中国共产党第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 引领中国的改革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迄今10年过去了。10年间, 中国新闻界从观念到实践发生了全方位的变革, 中国新闻学研究也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全面铺展开来, 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发展时期。本文尝试从宏观的角度, 用哲学思考的方法, 对这10年来新闻学研究的发展历程作一简略评述, 以把握其脉络, 总结其经验, 推动其更好地发展。

一、10年新闻学发展的历史源流

按照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 任何事物都有一个由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我国的社会主义新闻学研究也不例外, 在其发展到新的阶段之前, 大体上经历了这样两个阶段:

第一, 表层研究阶段。这段时期从延安《解放日报》改版算起, 到改革开放初期, 总共有近40年的时间。这段时期, 由于政治、经济、环境等条件的限制, 尤其是人为因素造成的思想禁锢, 人们对新闻学还缺乏真正的认识。所谓的“研究”也大都属于微观性的直感体验, 是零星的新闻实践工作经验的归纳和汇集, 探讨问题则停留在就事论事的地步, 以表面现象的描述代替本质问题的考察, 缺乏理论的概括。加之, “左”的思潮的干扰, 政治话语代替了学术话语。因此, 这段时期的新闻学研究尽管积累了大量的知识性材料, 但由于这些材料还没有得到系统的、本质的、规律性的概括和抽象, 因此, 还谈不上是科学意义上的研究。当然, 需要指出的是, 这段时期的后期, 随着“文革”的结束, “思想解放运动”的开展, 新闻学研究才得以步入正轨。当时, 研究的指导思想在于拨乱反正, 重新认识新闻学, 研究的对象则集中在新闻学的一些基础性的知识问题上, 比如, 关于报纸是否是“阶级斗争的工具”问题, 关于新闻的真实

性问题,关于需不需要确立新闻价值标准的问题,关于党性和人民性的问题等等。这些研究表面上看来很粗浅,且互不联贯,只是针对实际工作而进行,但实质上,正是这些研究为新闻学确立核心概念、构建学科框架打下了理论基础^[1](第2页)。

第二,里层研究阶段。这一阶段始于20世纪80年代初,止于90年代初,大约有10年左右的时间。在这个时期,我国新闻学研究在科学的轨道上有了较快的发展,这主要表现在,研究开始从直观的朴素的表面认识,逐渐转入对学科内在特性和规律性的探索。比如,我国新闻界历来把新闻媒介当做宣传工具,新闻机构被称为党和政府的“宣传机关”,新闻媒介的主要功能就是宣传;报纸被要求从第一版到第四版每篇文章都必须体现、宣传党的方针政策。针对这种现象,新闻理论工作者开始思考新闻的本质是什么?并就新闻与宣传的关系展开全国性的讨论。尽管讨论的问题至今没有得出最终的结论,但这场讨论是有重要意义的,它解决了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新闻不但要从事宣传,还必须提供信息、传播知识、提供娱乐和服务等。这是一个学科内在规律性的研究。理论上的突破为新闻实践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持,带来新闻界一系列变化:首先是媒介结构发生了改变,其次是媒介的宣传格局发生了变化,再次是新闻业务有了创新。

总之,这一阶段所取得的成果是丰硕的,从理论与实践的结合上比较系统地阐释了新闻学的基本理论与基础知识,在学科领域内解决新闻学的本质属性的问题,意义是深远重大的。但从整体上看,此时的研究还存在着这样两个弊端:一是方法论上尚未取得突破性的进展,二是研究内容还比较单一,基本上是在本学科领域内展开。

二、10年新闻学发展的现实动因分析

新闻学发展和世界上任何事物的发展一样,其原因有外部力量的推动和内部发展的需要两个方面。外部力量推动方面:第一,社会的进步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10年来思想的解放、经济的发展、科学技术的进步,为新闻传媒业的大发展创造了条件,报纸、广播、电视、互联网等媒体成为传播信息的主要渠道,而这一切都为新闻学术研究提供了良好的环境。第二,新闻传媒业的发展需要理论提供支持。10年来,新闻传媒业的改革发展日新月异。这一方面表现在,新闻观念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我国新闻媒介长期以来片面地强调新闻的政治功能,因而让媒介承担着“二政府”的职能。思想进一步解放,媒介开始打破清规戒律,注意自身的传播规律,注重受众的重要性,结果是使媒介由过去以传者为中心,即我报道什么你接受什么,变成了以受众为中心,即注重受众的需求,想方设法满足受众的“新闻欲”。另一方面则表现在,媒介市场竞争机制正在形成。为了适应新闻媒介市场激烈竞争的需要,媒介在内部结构上,打破了过去与政府行政部门对口设置的做法,而代之以设置一个反应灵敏、精干合理、与市场经济体制接轨的新闻中心或采编中心,统一协调、管理。与此同时,在竞争平台的建设上,无论纸质媒体还是电子媒体,为了赢得受众,都无一例外地扩版增容,不少媒介还建立了电子版或网站。再一方面表现在,媒介经营方式也发生了显著变化。媒介产业化的趋势越来越明显,众多媒介已从事业型转向产业型,从粗放型转向集约型,成为市场经济中重要的经济力量。所有这些变化,超乎人们想象的迅速和剧烈。当然,这些变化在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的同时,有时也有个别误入歧途、出现杂音的情况。这些都需要理论界作出反应,提供理论阐释。

内部力量方面:学科研究的繁荣促进了自身的发展。这主要表现为:一方面学术机构增多、学术力量增强。据统计,到1999年,全国共有200家左右新闻研究机构和新闻学术社团,40多家公开发行的新闻专业期刊^[2](第15-16页)。另一方面,大学新闻教育迅速发展,为新闻学研究输送了大量的高素质生力军。1994年全国新闻传播学专业点66个,2001年猛增到232个^[3](第I-II页)。2003年,全国设有新闻传播学一级学科博士学位授权点4个(人大、复旦、北广、武大),设有新闻学博士学位授予点6个,传播学博士学位授予点5个,此外,还设立了60余个新闻传播硕士授予点。正是外部的推动力和内

部的内驱力使得新闻学研究得到快速的发展。

三、10年新闻学发展的现状描述

10年来,伴随着我国市场经济体制的逐步建立与完善,新闻传播业这一计划经济体制的最后的保留地也打破了原有的束缚,竞争被引进了新闻领域的各个方面,整个新闻传播业显出勃勃生机。在这种背景下,新闻学研究走进了一个全新的阶段——立体研究阶段。这主要表现在学科的研究领域得到全面拓展,传统理论受到挑战,新的研究方法和理论被不断引进。具体说来:

(一)研究的基点发生了变化

一是由静态研究转为动态研究,以往的新闻学研究更多的是静态的研究,即研究工作主要是对新闻工作的性质、内容、方法等进行合乎政治理念的诠释,对新闻现象进行必要的归纳和综合即可。这种研究的结果是贴上新闻标签的政治观念的翻版,研究来研究去仍然是在传统思维的模式中对旧的观念的重复。新的立体阶段的研究的基点是动态的。它站在理性思维的高度,着重对生机勃勃的新闻活动作动态的考察,力图通过科学的研究找出新闻活动自身所独具的特点,揭示出它的本质规律来。同时,研究者不仅注意对以往新闻现象的研究,而且将目光投向还在变化着的社会、经济、科技、文化等对新闻学的影响,并努力从这些影响中去预测其未来的发展趋势。以新闻采访理论的研究为例,静态的研究只是对采访活动作政治的图解,强调其调查研究特性、采访是群众工作的一部分等,而忽视其中的具有独特品性的内容,诸如主体意识、新闻思维等的重要性,而且对不断变化着的新闻现象也不闻不问。而动态的研究将采访行为作为自己研究的核心,通过研究努力建立新闻采访活动应有的行为规范,科学地概括出这一活动规律的知识体系,特别是对新的采访行为,如采访策划、隐性采访、网络采访等不是采取回避的态度而是给予及时的关注,进行动态研究。这种动态研究的成果就是一批有颇具新意的著作不断涌现。

二是从空洞的思辨转向关注现实问题。关注实际生活、关注新闻的实践活动,并给予及时的总结、抽象,形成新的理论以指导实践,这是新一代学者从事研究的显著特征。他们不愿呆在书斋里作空洞的思辨,不屑于陈腐的清规戒律,他们将眼光紧盯着当前新闻改革实践,勇于直面实践中的问题,对新闻界的热点难点问题进行深入剖析和阐述,取得了许多有价值的成果,如《新闻传播的策划与组织》、《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等。用新闻史学家方汉奇先生的话说,这些成果“在本学科领域内,或填补空白、或立论新颖,都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4](第2页)

(二)研究方法发生了变化

一是变封闭式研究为开放式研究。以往的研究者习惯于从主观立场出发、从研究对象本身出发,停留在孤立地探讨事物的现象和本质上,缺乏系统的观点、联系的观点。10年来,众多的研究者注意把自己的研究对象看成是一个活动系统并且认为这个系统是相互联系的统一体。在研究中,他们善于从系统的观点出发,研究系统内部各组成部分的关系,以及该系统与其他系统的关系,这就改变了以往的研究处于自我封闭的状态的景况,整个研究框架不再是平面的单线条的,而是大系统中套小系统,此一系统叠彼一系统,构成多个系统相互关联的学科统一体。这样使得研究成果的学术价值得到提升。

开放式研究还表现为大胆借用其他学科的概念、知识和方法来研究新闻学现象。一个学科如果不善于借鉴其他学科的知识,那么这个学科就会止步不前。新闻学大胆吸收其他学科的成果以丰富本学科的研究内容,为本学科开拓新的研究领域,一些交叉学科研究成果,如《新闻信息概论》、《新闻社会学》、《新闻伦理学》、《新闻心理学》、《新闻统计学》等,在吸收与借鉴中诞生。虽然这些研究还显得不那么成熟,但无论如何,它们已创造了一片风景诱人的新的天地。

二是由观念的图解法向科学研究方法回归。一门科学的构成应该体现自己学科的本质特征,能够反映该学科的真实面貌,形成相对完整的学科体系。然而,遗憾的是,新闻学的研究长期以来缺乏独立

的性格,往往停留在做观念的图解工作上,其结果势必造成新闻学是一个被阉割后的支离破碎的残存体。这种现象的产生,除了政治的干预,研究方法的不当也是重要的原因。没有科学方法的运用,很难保证研究成果的全面系统。例如,先前我们看到的中国新闻史,新闻活动从古代发端到近代都能给予全面地介绍,但进入现当代,就成为了中国共产党的新闻史,对国民党的新闻活动完全不予正视,对活跃在中国新闻史上的民营报纸更是忽略不计,对港澳台的新闻活动也不提及;而这些方面,很大程度上恰恰是构成现代史上中国新闻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最近10年,这种缺陷得到弥补,研究者打破禁区,质疑既有的学科体系,从完善学科体系入手,运用科学研究方法,使研究建立在客观的观察程序和分析的基础上,使研究结果更趋科学系统和完善。《中国新闻事业通史》(三卷本)就是这类成果的代表。

(三)研究的角度发生变化

这表现为微观研究向宏观研究的转变。随着各种学术活动的增加,随着对外交流的频繁,新闻学研究的学术视野变得开阔起来,研究者不再热心于对一些新闻现象的一个个具体问题探讨,由个体来认识整体,而是开始从宏观的角度去对个体进行微观考察,或者从宏观的角度对个体作比较分析,以此努力来尝试整个新闻学理论体系的构建。当然,这中间也要研究一些具体的现象,但这种研究不再是作单个的一般性的描述,而是将它们作为整个新闻活动链条中的一个环节来进行考察。这种研究角度的改变,使得新闻理论、新闻业务、新闻史学的研究面貌发生了根本的改变,学术思想异常活跃,学术成果收获颇丰。《当代新闻学原理》、《理论新闻传播学导论》等著作的问世,就是有力的佐证。

四、10年新闻学发展中存在问题的思考

10年来,我国新闻学研究取得了令人欢欣鼓舞的成就,这一方面得益于中国新闻传播业突飞猛进的发展,另一方面是研究者的爬梳剔抉、探骊得珠地经营之所致。但综观世界新闻学的发展现状,中国新闻学与之比较还有很大差距。当前,随着传播全球化时代的到来,如何把握机遇,促进新闻学向更高层次迈进,与世界接轨,是新闻理论界要认真思考的课题。新闻学要大发展,有各种因素起作用,但新闻学自身必须解决学术研究的内容和形式问题,也就是研究对象与研究方法的问题,以及相关的学术研究体制问题。因此,应注意:

(一)多研究实际问题。中国新闻传播业目前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在此变革面前,新闻界的注意力究竟应关注什么?是集中精力研究新形势下新闻理论、新闻业务、媒介经营管理等新问题,还是去研究新闻领域以外的商业领域、多种经营等问题?如果我们不去研究我国加入WTO之后我国新闻界面临的一系列理论和实践问题,不去研究目前新闻为什么还难以满足受众需求,为什么还难以“走向世界”的原因,不想办法改变这种现状,我们将很难摆脱目前的困境,很难参与国际传播的竞争。理论的力量在于为实践开辟道路,新闻学要为新闻改革开辟道路,就必须密切关注现实的新闻实践,革除传统新闻学的课题老、研究面窄、形式与内容上的“新瓶装旧酒”式的怪特点;要用大无畏的勇气和胆识,努力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为生机勃勃的新闻改革提供理论支持。

(二)学科研究方法的运用。国内研究人员多习惯以定性研究作为研究方法,不习惯作定量分析,这需要研究者自觉地学习和借鉴科学研究的方法。美国传播学者施拉姆曾提出新闻学研究应由无定量处理转向定量处理,由人文方法转向行为科学方法,由著名人物的研究转向过程和结构的研究,对新闻出版和新闻出版体制以世界性的关注视角进行研究。这一研究方法自1957年提出后被西方广泛接受,进而改变了新闻研究的面貌,被认为是新闻学研究进入大众传播研究时代的标志^[1](第380页)。这给我们一个启示,对当代学术研究而言,解决路径和方法的问题是非常重要的,古人所说的“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仍然是至理名言。因此,善于自觉地学习和借鉴先进的研究方法,有批判地吸收利用,这是我们将新闻学研究引向更加科学规范的有效途径。

(三)革除研究中的浮躁习气。尽管10年来新闻学在各个研究领域都有点著的成果,但不可否认

当前的研究在许多方面存在着浮躁习气, 结果导致科研成果原创性丧失, 给人大同小异、似曾相识之感; 或者命题不严谨, 没有系统的理论支撑; 有的甚至急功近利, 为了出“成果”, 干脆抄袭剽窃。这些现象都是浮躁习气导致的科学精神的缺失的表现, 是与科学研究格格不入的。浮躁下产生的东西, 内容的深刻性和方法的科学性都会大打折扣。要想理论上出新, 学科上进步, 非下苦功夫不可, 这条路恐怕是没有捷径的。

(四)改革现有学术研究体制。无庸讳言, 现有的学术研究体制还存在诸多弊端, 一些貌似合理的制度, 实际上阻碍了学术的进步、学科的发展。例如, 评高级职称要多少篇论文, 还要看在哪一级刊物上发表, 要多少字篇幅的著作, 年度考核要求发多少篇论文, 等等, 这些规定使得研究人员不是把功力用在深入扎实的研究上, 而是为了达到相关要求或完成任务而堆砌文字上; 由于配套政策的不合理, 一些学者为了名利, 整天奔波于各地作报告、作演讲, 推销自己的“研究成果”, 以达到报上有名、广播有声、电视有影的效果, 整天忙忙碌碌无法潜心钻研, 结果自然无法产生有影响的研究成果及能与国际上同行对话、交流的理论。这些现象都是违背科学研究规律的, 是学术领域长官意志和急功近利思想的体现。因此, 要想学科研究有大发展, 就必须革故鼎新, 改革现有的学术研究体制, 改革现有的学术奖惩机制, 从制度上保证研究人员能心甘情愿坐冷板凳, 坐下来10年磨一剑, 拿出高质量的作品来, 并让其名实相符, 名至实归。

[参 考 文 献]

- [1] 姚福申. 新时期中国新闻传播评述[M]. 上海: 复旦大学出版社, 2002.
 [2] 孙正一, 柳婷婷. 新中国新闻事业50年概述[J]. 新闻战线, 1999, (10).
 [3] 董兵. 比较新闻传播学[M]. 北京: 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 2002.
 [4] 曹鹏. 中国报业集团发展研究[M]. 北京: 新华出版社, 1999.

(责任编辑 车 英)

Philosophic Thinking on the Development of Journalism in the Past Ten Years in China

LUO Yi-cheng LIAO Sheng-wu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Wuhan 430072, Hubei, China)

Biographies: LUO Yi-cheng(1943-), male, Professor & Doctoral supervisor,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ournalism; LIAO Sheng-wu(1961-), male, Doctoral candidate, School of Journalism & Communication, Wuhan University, Associate professor, School of Literature, Hubei University, majoring in journalism.

Abstract: Research work of journalism in China became prosperous because of social progress and development of the journalistic walk. In the past 10 years, journalistic research reached a stage of multi-dimensional study, the bases of study, the methods of study and the visual angles of study had greatly changed. Journalistic research now is experiencing improvement in all directions. In the future work, we should pay more attention to the realistic problems in journalistic walk, learn to use scientific method of research and overcome the bad impetuous habits.

Key words: journalistic research; development of subject; philosophic thinking